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兩個心眼

趙 羽 翔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• 獨幕話劇 •

兩個心眼

趙羽翔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

兩個心眼

趙羽翔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郵電部供應局瀋陽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373·787×1092 1/32·1/2印張·8,000字
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
印數：5,080—21,089 定價：（5）七分



設計者 李 超

時 間：一九五四年八月。

地 點：東北某農村。

人 物：任大爺——合作社飼養員。

卞二嫂——社員。

佈 景：台左是卞二嫂的家，門前有株柳樹。台右是合作社的臨時小倉庫。後面有段殘破的土牆和沒有扉的大門。

幕 啓：任大爺由門外走進來。雖然他對這個院落像他自己的家一樣的熟悉，但他仍仔仔細細地重新察看了每個角落，然後滿意地點着頭：“嗯，這院要住上兩家，好好收拾收拾，真還不錯呢。”

他走到倉庫前，本來想開倉庫的鎖頭來的，但拿

鑰匙的時候偶然掏出了一盒煙捲，於是想起來需要抽支煙，便向卞二嫂家找火柴去了。可是，走到窗前往屋裏沒人，便又退了回來。“啊，他卞二嫂子沒在家呀……”他遲疑了一下，將煙捲重新裝進煙盒放在口袋裏，進倉庫去了。

卞二嫂紮着圍裙由屋子裏走出來。

卞二嫂：（精細地）嗯！這老頭子在院裏晃這半天，幹啥呢？（見無人）啊，他走了。（將欲轉身回屋，聽到倉庫裏有聲音，疑惑地怔了一下，忽然發現了任大爺的影子，警覺地將身子躲到樹後，監視着倉庫裏的動靜，心裏明白了）啊，怪不得他這瞅瞅，那望望地……別人都不在家，他一個人跑倉房裏幹啥去了？又不是保管員……

（任大爺抱着個小口袋，從倉庫裏走出來，向卞二嫂家看了看，便大步地向門外走去了。卞二嫂隨着他在相對方向圍着樹轉了一圈，見他去遠，然後走出來。）

卞二嫂：他拿走了一袋子什麼玩意？賊目鼠眼的！（猜測着）能是肥田粉嗎？（忙跑到門口探出頭去，望着任大爺去的方向）是肥田粉，叫我猜對了，是肥田粉，還正往菜地裏撒呢！（走回來）這是怎麼回事兒？這老頭咋拿社的肥田粉往自己的菜地裏撒呢？（怕錯怪了人，又跑到門口看了一眼）沒看錯，我一點也沒看錯，是他的菜地，他的菜地就挨着那棵彎彎柳……（琢磨着）主任可是他的姑爺，若不是他答應他拿的？……不

能，那他幹嘛還偷偷摸摸的呢？（走到倉庫前看看）啊，光把鎖頭掛上了，沒鎖。這還要幹啥呢？（沉思片刻）老任頭子，你咋幹出這樣事來了呢？呸！還偏偏叫我看見了！怎麼辦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當沒這碼事嗎？不行，這是社裏的東西，也有我一份！（解下圍裙）我得找主任去。

（她將圍裙送進屋中，然後向門外走去。她剛到門口，見任大爺走來，躲之不及，忙隱身在門柱後。任大爺走到倉庫前，將伸手去拿鎖，這時她想趁機溜出去，不小心碰倒了一根木棒，將任大爺吓了一跳。）

任大爺：啊——是你呀！

卞二嫂：（若無其事地）嗯，抱點柴禾。驚着你了？

任大爺：吓我一跳！（停止開倉庫，向她走來。）

卞二嫂：（試探地）人忙心不二呀。

任大爺：有啥忙的，呆不住，找點活幹唄。

卞二嫂：啊，餵完牲口有閒空啦？

任大爺：嗯。

卞二嫂：那可該歇歇啦，這個活……（使勁地盯了他一眼）這個活可不該你幹哪，任大爺。

任大爺：你還不知道，叫我呆一會兒比蹲笆籬子還難受。這兩天因為這個事沒少跟主任、保管員嘰嘰，好歹算答應了。

人家都挖壕去了，你咋沒去呀？（沒等回答，拿出煙捲）有火沒？二媳婦。

卞二嫂：（譏諷地）啊啲啲，這一會兒不見，任大爺還抽上洋煙捲啦，衝你有錢買這玩藝，可不該……（遞過火柴，又狠狠盯了他

一眼) 咽, 就該有錢買……

任大爺: (抽着煙, 咳嗽了一下) 這是我外甥前天打城裏來, 送給我兩盒煙, 我哪有閒錢買這玩藝, 怕擱乾巴了, 沒有事咕嚕咕嚕嘴唄。說實在的, 我還抽不慣這玩藝呢。二媳婦剛才你上哪去了? 我想找火來的, 看你沒在屋, 沒敢進去。

卞二嫂: 嘖嘖, 用火你就自個進屋拿唄, 怕的是哪份兒? 家裏沒人, 你還能偷走點啥咋的!

任大爺: (咳嗽兩聲) 你是個心細的人, 真要趕“當當”了少點啥, 也當不住尋思到我身上來呀。嘿嘿。

卞二嫂: 喲, 不做虧心事, 怕的哪份鬼叫門哪! 再說, 你是個老進步, 縣裏掛名的模範, (溜一眼倉庫) 要你命你也不能幹出那樣事來呀, 那多丟名譽……

任大爺: (笑) 我這是隨便說說。(掏出一支煙來) 來, 抽顆煙吧, 別扯沒用的啦。

卞二嫂: (雙關地) 不抽煙可不惹咳嗽呀, 任大爺。

任大爺: (覺得話不對頭) 咽! (縮回手來。)

卞二嫂: 沒什麼。(搶過煙來) 我得上我大姐家去一趟, 給孩子替個鞋樣。你忙着吧。(關上房門, 逕自走下。)

任大爺: (奇怪地看着她的背影) 這是怎麼回事兒? (滅了煙頭, 走進倉庫。)

(卞二嫂出去後, 在沒人看到的地方停下來, 見任大爺果真在她不在時又進了倉庫, 便躡着腳跑回來, 躲在房山處, 目不轉睛地盯着倉庫。)

卞二嫂: (自語地) 嘿, 我可不是沒根地瞎猜他, 剛才他明明想進

倉房來的，一下看見了我，拿出煙捲說找火，自個就下了這個台階了，這不是做……

(任大爺拿個紙包和鋤頭由倉庫出來，直向門外走去。)

卞二嫂：(走出來)這不是做賊心虛是什麼？要不少的，那前我拿話點他，他也不能一會兒裝咳嗽，一會兒又臉上紅一條子白一下子的……(走到門口)哎呀，他可真胆大包天了，當天沒人了，又拿了包菜籽在那大模大樣的種呢！(走回來)哼，以往你在大夥眼前淨咋誇口來的！主任批評我的時候，你還動不動的幫幫腔，你倒走的正一點呀，這回該我給你揭揭底了，不少的，你也不知道領我的情！(欲下又止)哎，先別，他是主任的老丈人，我給說出來，好了落個沒不是，不好，以後還不得給我小鞋穿哪，倒惹他記恨我……算了吧，偷社的還偷我的了！輪到我身上沒個芝麻粒大，何苦放四眼不交交兩眼的。(坐在樹下)再說，這又是種完大田剩下的，攔着沒用，拿點使使也算不了偷，撿社裏點米湯剩飯啥的也是應該的，又不是叫外人拿去了……(但又不甘心)可這……這不叫老任頭子白撿着了嗎？咳哎——(靈機一動，忽地站起)一張桌子待不出兩樣客來，有他拿的就沒我拿的嗎？(急到門口，見無人，馬上轉了回來)對，一開會不就叫大夥向他學習嗎，那好，有修路的就有走道的，有領頭的就有着的。(環顧無人，急忙跑進倉庫，馬上抱出一個口袋)等天一黑，我就把它撒地裏去！(送進屋去，又走出來，瞅瞅沒人看到，放下心來)我這麼做也沒啥不對的，就是主任知道了也不

要緊，有他老丈人我怕啥……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，我叫鬼迷心竅了是咋的！我菜地都種上三四天了，小苗都拱嘴了，也用不着這玩藝呀！（欲進屋又止）咳，多上肥料秧棵不長的好嗎？等天一黑……不行，都說這玩藝有勁，上多了該把苗燒死了……這咋辦呢……（一想）別管怎的，有他拿就有我拿的，便宜不能叫他一個人撿去。（又一轉念）對，現在用不着，往後還有用着的時候呢！這回得放個牢靠地方……（急進屋。）

（任大爺扛着鋤頭從外面進來，直奔倉庫去了。卞二嫂抱着口袋將舊出屋門，一眼看到任大爺在倉庫裏，急轉身回屋，恰在這時任大爺從倉庫氣沖沖地走出。）

任大爺：（自語地）不怪保管員告訴我注意鎖門，這一轉身的工夫就丟東西了，這可怎麼交代啊！（向二嫂屋）二媳婦，二媳婦！

（卞二嫂裝做沒聽見。任大爺遲疑一下，向她家走來。）

卞二嫂：（故作鎮靜地迎出來）啊，要火呀，任大爺？

任大爺：不，怕抽多了咳嗽！

卞二嫂：（窘）有事兒？

任大爺：剛才你沒看見誰進倉房啊？

卞二嫂：（略有驚色）這……我剛從我大姐那回來，咱倆脚前脚後進的院，我上哪知道去！

任大爺：怪了，大天白日還能出鬼？

卞二嫂：（明知故問）咋的，出什麼事了？

任大爺：少了一口袋肥田粉。

卞二嫂：喲，這可怪了！這院又沒外人……

任大爺：是呀，它還能長膀自個飛了？

卞二嫂：（心想：你就是頭一個拿的）衝我說這個幹啥？耗子也馱不走那玩藝就得了！

任大爺：（一怔）嗯？這麼說想必你知道誰拿去了？

卞二嫂：（心想：你還裝什麼相）對了，還親眼看見了呢。

任大爺：你不說，你剛從你大姐那回來嗎？

卞二嫂：（故意地）反正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事唄！

任大爺：你說什麼？

卞二嫂：這不在你心呢，還用問？

任大爺：（根本沒想到自己）我又不是諸葛亮。

卞二嫂：你心還沒個數？別刨根問梢的啦。

任大爺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卞二嫂：（別有用心地）我問你，就少了一袋子肥田粉？

任大爺：（肯定地）沒錯。

卞二嫂：不對吧？

任大爺：你可真尋思我老糊塗了，連個數也不識了！（欲去倉庫再察看一下。）

卞二嫂：行了，用不着現看去了，一說你就該明白七八了。剛才呀，有一個人是先來的，他看院裏沒人就拿走了一袋。他也沒想想，草棵裏說話，大道上還有人聽呢，就叫別人看見了……

任大爺：（思忖着）嗯，以後呢？

卞二嫂：那個人尋思告訴主任吧，也不能把他咋的，還落個得罪人。一尋思，這也不能算偷，用着了使點，有開頭的怕啥，都是一樣的社員，他也就……（忽然想起自己。）

任大爺：（明白了七八）也就照樣拿了一袋子。

卞二嫂：（一時語塞）啊——這……這都怪頭一個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不拿，他也不能跟着拿……

任大爺：（氣憤地）這第二個人真是混蛋，他也不問問……

卞二嫂：（本欲進屋又轉回來）還問啥？頭一個人也不是好東西！

任大爺：（知道說自己）那他應該抓，就不該也跟着照樣拿。

卞二嫂：也不能光與他一個人拿！

任大爺：（越加明白了）你……

卞二嫂：我什麼？

任大爺：（知道她不好彈弄，能說，好抵賴，沒弄出證據前不便說出，便改了口）你……你咋沒想想呢，要都這麼照樣拿下去，該落個什麼結果呀？

卞二嫂：大家的驢大家騎，合作社就是這樣！

任大爺：（不大順耳）啊，你這麼想？那咱社的什麼膠皮車呀、牲口啊、新農具、畜牧場啊，不都得叫這套人給拿光了嗎？到歸終橫是連房蓋上的瓦片都剩不下！

卞二嫂：說說話你又玄上了！

任大爺：什麼？我說的這是大實話！你咋不想想？咱社的家底子來的容易嗎？這是國家貸給的款，社員大夥成天忙

活，像小燕累窩似的，一口一口積攢起來的！那就得大夥的財產大夥守住。你拿我不讓，我拿你不讓，是誰敗壞社都不答應他才行呢。咱是走社會主義，奔集體農莊啊——我也不會說，反正就是過好日子吧——那才能手拿把招的呢！

卞二嫂：看樣子，你也沒明白呀！

任大爺：我早明白了，這就是咱社的一股邪氣！不知怎麼養成的，還覺着這是光明正大應該應份的事，其實沒想想，大夥的東西，你憑什麼拿？就是一個米粒，不應分到手的，拿了自己家去，也得算偷！算搶！

卞二嫂：（生氣地）這頭一個偷的，搶的就是你！

任大爺：（安然地）我？

卞二嫂：就是你，別當我不知道！

任大爺：（笑）……

卞二嫂：人真是個怪物，光知道有嘴說人家，咋就不拿鏡子照照自個呢！（走進屋去。）

任大爺：早我就明白個七八了，現在就更明白了，不用說，這第二個準是……（向屋裏看了看）二媳婦，咱們倆的咯還沒嘮完呢！（向屋走去。）

卞二嫂：（急忙走出）有話在外邊說吧！

任大爺：這頭一個偷肥田粉的，就算是我……

卞二嫂：怎麼就算是你呢？模範，主任老丈人拿的就不算是偷？

任大爺：好，就是我。用不着往主任身上扯。

卞二嫂：（見他已承認，想起了自己）那……那就得了唄！我……我還有事呢……（欲下。）

任大爺：有事不在這麼一會兒。

卞二嫂：（爲了解脫自己）任大爺，其實不是姪媳婦安心要跟你過不去，實在是你逼的我沒法才說出來的。你也不用着急，只要你不願往自己臉上抹黑，放心，我可不是那些好扯老婆舌的人，也決不能給你抖落出去……

任大爺：你的好心，我領情啦！

卞二嫂：嘻嘻，都是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的，你不怪我就行了。
（欲躲）我還得上我大姐那去給你姪替個鞋樣……

任大爺：等等，你還沒說出來那第二個人呢？

卞二嫂：任大爺，你咋不會壓事呢？你躲過去了就完了，何必非追問那個人幹啥。怕事鬧不大扯呀？幹活去吧。我走了……

任大爺：（堅決地）你不說出那個人來不能走！

卞二嫂：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說話不保準，一旦嘮嘮出去，與你顏面不好看，想抓個“墊背”的，到時候你好說：“看，拿社點東西也算不了什麼，又不是我一個人。”多少也好給你掛掛面子。那可是想拙了，主任是你的姑爺不說，我也決不……

任大爺：（氣極）我不願聽你這種話！主任沒有偏心眼子。我拿肥田粉的事，一會兒就當你說清楚。可這第二個人，我是非要知道不可。（狠狠地盯住她。）

卞二嫂：（心虛地）你緊瞞我幹什麼？你尋思我家住這個院就……

呸，不是誇口，從打出娘胎就沒動過別人的東西！

任大爺：哈哈，這可是你不打自招了！

卞二嫂：（驚慌地）你別血口噴人，我不像你。哼，我連肥田粉是黑的白的還不知道呢！

任大爺：肚子不疼就別怕喝涼水，不是你，就告訴我那個人吧。（向屋中看了看。）

卞二嫂：（自知脫不掉，別生一計）那好吧，我可不能當你說，實在要問這個人，你找主任去吧。（威脅地）我把剛才的事兒都一塊抖落抖落。

任大爺：（將計就計）更好了。當誰講都一樣。（逕自走下。）

卞二嫂：（慌亂地）真是個死心眼子的人！（想）好，抓賊不得要臟嗎？我叫你捺不住我手脖子！等主任來了，我再抖落你的。哼！我沒撈着這一袋子肥田粉，也得可蠢你一下，看主任怎麼說。（忙到屋中拿出袋子，但走到倉庫前，見門已上鎖，不禁大吃一驚）啊！他多嚙把門還鎖上了。（情急生智）對，趁沒人，我把它倒後邊豬圈裏去，用土一摻和……

（卞二嫂正欲下，被任大爺堵住。原來他就她剛才躲藏過的地方躲着來的。）

任大爺：（譏諷地）啊——原來就是你呀！

卞二嫂：（驚叫一聲）啊——（袋子由手中脫落，低下頭來）任大爺，咱爺倆可沒啥過不去的！

任大爺：是呀，沒啥過不去的。可抓賊得要臟，不捺住手脖子，

你不能認賬啊！

卞二嫂：（哀求地）任大爺，你不也偷——不，不是偷，用着點使使，就說拿吧——你不也拿了一袋子嗎？你撒到地裏的就算撒了，外人誰也不知道，我呢，我對天起誓，要給你說出去，天打五雷轟，我拿的這袋子送回去，再也不幹這事了。給我鑰匙吧！

任大爺：（雙關地）要這麼說，你開不了這個鎖。

卞二嫂：殺人也不過頭點地……（見他仍不允，撒野地）要撕破臉誰怕誰？你告狀去吧，我拿社一袋肥田粉使使，也犯不了槍斃的罪！

任大爺：你幹啥使？你菜都種上了，壓根你就用不着這玩藝，就說你私心太甚得了！

卞二嫂：怎麼的？非得用着了，還得是你才興拿？一樣的社員還分大爺老疙瘩呀？用不着我也不能白叫你比我多得點啥呀，告訴你，這就是跟你學的！

任大爺：跟我學的？

卞二嫂：你不頭一個拿，我也不敢，我有腥味，也是你不乾淨拐帶的，尋思跑不了我就跑了你了？走吧，我跟你一塊找主任去，有模範作樣子，我個小白人怕啥！

任大爺：（氣極地）你別上嘴唇頂天，下嘴唇沾地，胡攪蠻纏！我一沒偷社的，二沒拿社的……

卞二嫂：想不認賬？那肥田粉撒誰的地裏去了？菜籽種到誰……

任大爺：（大聲地）那是給社種的！

卞二嫂：（冷笑）你是馬倌，還帶給社種菜的？真是老進步啊！

任大爺：大夥種完了地，又都忙着挖壕去了，我餵完牲口沒事，就不行給社種種菜，瞅它在那撿荒着？

卞二嫂：這謊撒的多圓全，給社種菜，可把肥田粉撒到你自個地裏去了！

任大爺：那是社的地。

卞二嫂：我不是來串門的，胡弄不了我。合作社的菜地在這房後西北角上，挨着劉升的地。你的菜地在那邊，在屯子當腰，剛才你是在房後種的，還是在那種的？當我是瞎子呢！

任大爺：這一說，昨晚在我們家開的社員大會，你又沒去呀？

卞二嫂：有一個人去還不够，還得全家抬？揭了你底，沒話說又扯這上來教訓我了！

任大爺：這就怪你自己了。我跟合作社換房子了。

卞二嫂：（不解地）換房子……

任大爺：嗯，連菜地也一塊換過來了！

卞二嫂：（驚異地）連菜地？我不信！

任大爺：我沒撒過謊。這院就這三間房子，你們就佔去了一間半，今年合作社一擴大，冷丁增了這麼多人，到開會的時候連個站的地方都沒有不說，院子還不緊實……

卞二嫂：社裏不是張羅要蓋新房子嗎？

任大爺：那是以前核計的，昨晚開會又不蓋了。一來是人倒不出工夫來，二來有錢也先不能用到這上，你知道我那三間

房是共產黨給我的，爲了社寬綽些，大夥更方便，我有啥說的。就這麼的昨晚會上一核計，連菜地在內，一塊就換過來了。

卞二嫂：（頹喪地坐在地下，半晌，忽地站起）不對！那你那時候幹啥還偷偷摸摸像怕人似的？

任大爺：這是你心裏有鬼，望見個樹影也疑心。

卞二嫂：真……咳！（無可分辯）真，真是換了房子……

任大爺：這還摻假？

卞二嫂：那，那咱就成了鄰居了……（不自然地）任大爺，以後的日子長着呢，你就當沒這碼事吧……我知道不對了……

任大爺：（嚴正地）那你得自個到會上說這句話去！

卞二嫂：（吃驚地）啊！你要可蠢我？

任大爺：這是爲了你！

卞二嫂：（哀求地）任大爺，以往咱社不都這樣嗎？老胡二媳婦還拿過社的豬瘟散呢，閻大個子不也拿過麻袋嗎？小來小去的都沒人說啥……

任大爺：那是以往！

卞二嫂：你不能高高手，就算拿我開刀了？

任大爺：（拿起口袋嚴肅而慈愛地）回屋去，好好想想吧。

卞二嫂：（絕望而痛悔地）我的心哪，心叫鬼迷住了……（狼狽地跑進屋去。）

任大爺：你心沒叫鬼迷住，是對社對家有着兩個心眼了。（拿起碗安送進倉庫。）

——幕——